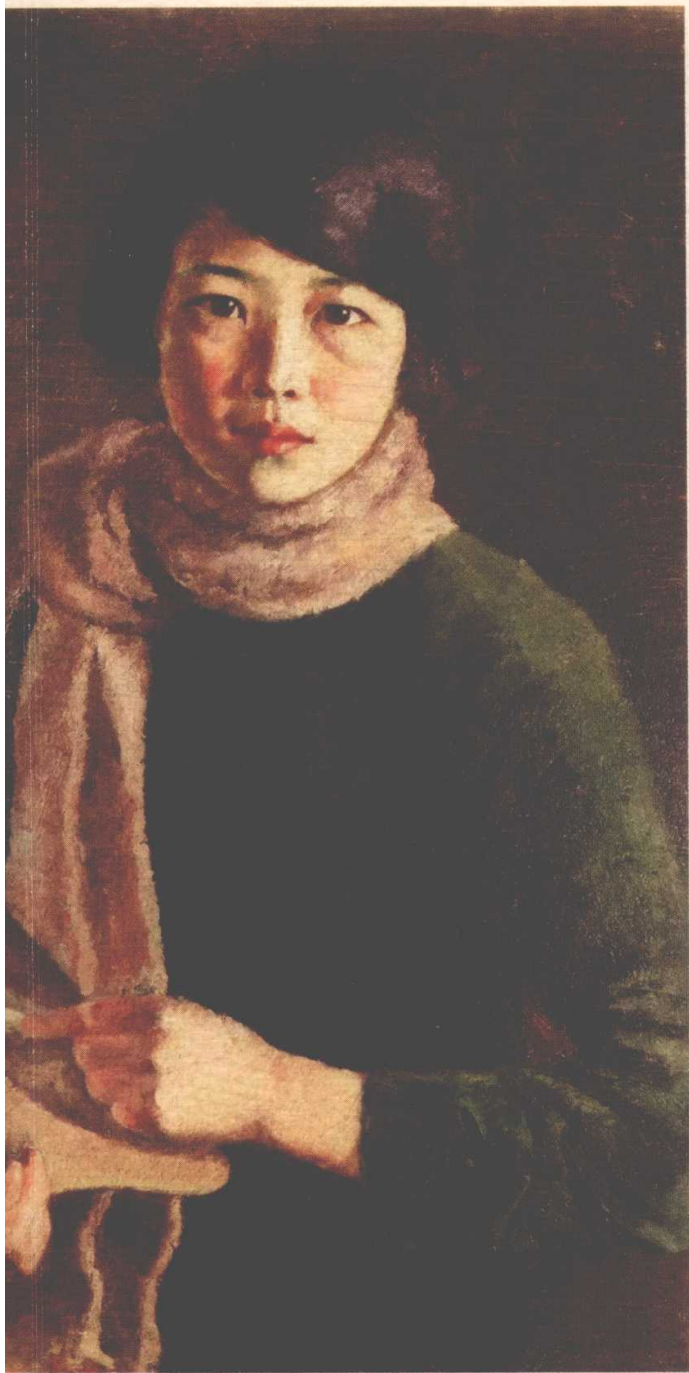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孙多慈与 徐悲鸿 爱情画传



张健初 著

你的温柔，
我的慈悲

与之相对，如沐春阳，如饮醇醪，
无人不觉她可爱。



孙多慈与徐悲鸿
爱情画传

张健初 著

你的温柔，我的慈悲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你的温柔，我的慈悲：孙多慈与徐悲鸿爱情画传 /
张健初著. -- 南京：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，2019.5
ISBN 978-7-5594-2672-7

I . ①你… II . ①张… III . ①传记文学 - 中国 - 当代
IV . ①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78313 号

你的温柔，我的慈悲：孙多慈与徐悲鸿爱情画传

张健初 著

责任编辑 孙建兵 万馥蕾
装帧设计 观止堂_未 氓 孔舒琴
责任印制 刘 巍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，邮编：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18 × 1000毫米 1/16
印 张 27.5
字 数 415千字
版 次 2019年5月第1版 2019年5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2672-7
定 价 49.00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前记

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孙多慈是个神秘的女子。她是个画家，在民国六位“新女性”画家中，她的年龄最小，但她的成就斐然，国立中央大学毕业时，就在中华书局出版了《孙多慈描集》，然而现在大家知道孙多慈的名字，并不是因为她的画，而是她与美术巨匠徐悲鸿的师生恋情。

我写孙多慈，则是从她父亲孙传瑗开始的。蒋碧微《我与悲鸿》中，说她与徐悲鸿关系紧张时，孙多慈之父曾“特地由安庆来到南京，下榻鼓楼饭店”，并“通知徐先生的学生蒋仁，说他要见徐先生”。后来他们“在鸡鸣寺的茶座会晤”，还请孙先生来傅厚岗6号小聚。因关注地方文史，所以引发兴趣，孙多慈父亲孙传瑗，在安徽老省城安庆，会是个什么样的人？

一发而不可收。

安徽光复前后，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，孙传瑗在安徽政界都有一席之地，陈独秀出任安徽都督秘书长时，他就在陈手下工作。而这之前，安徽创办革命报纸，孙传瑗也是重量级人物。1929年方振武任安徽省政府主席，孙传瑗是决策班子里的重要成员（省政府委员），后因在孙传芳处任五省联军秘书，被蒋介石秘密关押南京老虎桥监狱。研究地方文史，这样的人物自然值得深究。

由这条线往下走，我们看到了清丽纯朴的孙多慈。

孙多慈以她的清丽纯朴，击中了美术大师徐悲鸿。“慈学画三月，智慧绝伦，敏妙之才，吾所罕见。”事实上，孙多慈一出现，就扰乱了大师的平静生活。三

个月后，徐悲鸿对孙多慈的感情，由爱“才”发展到爱“情”。就是在这种背景下，徐悲鸿创作了以自己和孙多慈为原型的油画《台城月夜》。他和蒋碧微之间的矛盾，也开始升级到不可调和。

之后的故事，便是这部 2008 年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《孙多慈与徐悲鸿爱情画传》。

孙多慈与徐悲鸿相恋十年，但最终仍是无言的结局。这中间，有包括战争在内的诸多因素，但最重要的，还是孙传瑗近乎于固执的反对。

孙传瑗拼命反对女儿与徐悲鸿结合，有其特定原因：孙传瑗生有四个子女，大儿子早夭，二儿子患有自闭症，小儿子因盲肠炎病逝于南京。孙多慈性格温柔，对父母百依百顺，孙传瑗本来就视她为掌上明珠，如此一来，更疼爱有加。徐悲鸿虽也是个优秀人物，但毕竟大孙多慈十七岁，且已有家室，女儿嫁给这样的人，孙传瑗感情上无法接受。而孙多慈，“十成的安琪儿，幽娴贞静，旧道德，新思想，兼而有之。”（安徽舒城科学家沈宜甲语）于是酿成她与徐悲鸿之间的爱情悲剧。但孙传瑗不知道，一人一命，孙多慈生来如此，后来的女婿许绍棣，同样也是大龄且是有过家室的。

孙多慈与许绍棣的结合，牵线人是王映霞。王映霞当时是郁达夫的妻子。而郁达夫，1929 年来安徽大学任教时，孙多慈还是安庆街头无忧无虑的花季少女。

关注地方文史，这自然也是一个切入点。

一段没有结局的爱情故事。一个因爱而痛苦一生的女人。

不少女性读者告诉我，读到故事结尾，孙多慈在挚友吴健雄手心写下一语双关的“慈悲”二字时，都忍不住落下眼泪。她们说也知道这里是作者温厚的虚拟，但还是接受了这种“庸俗而温暖的爱情悲剧的狭隘想象”。

回过头看，如果孙多慈与徐悲鸿成就一段爱情佳话，其结果未必好于现在。残缺之美，让我们充满无数想象。

所以，《孙多慈与徐悲鸿爱情画传》注定是一部没有结局的爱情传奇。

《孙多慈与徐悲鸿爱情画传》再版，动因起于2013年。这年8月10日，台湾历史博物馆举办“回眸有情——孙多慈百年纪念展”。接下来，2014年3月23日，安徽博物院举办“艺游心曲——孙多慈艺术展”。2015年，浙江美术馆又举办“孤山丽水觅诗情——孙多慈画展”。海峡两岸，再度掀起孙多慈热。

这三大展览，都由孙多慈外孙女李既鸣教授策展。后来，李既鸣来安庆，陪她寻访外婆安庆的足迹，一路深聊，才发现初版《孙多慈与徐悲鸿爱情画传》需要补充的东西太多。当时就有这个决定，如果有机会做修订本，一定会努力去丰富，去完善。

感谢江苏文艺出版社汪修荣总编提供了这个机会。

此次再版，修正了初版中的一些史实错误，补充一些具体的生动的细节，也新增了不少孙多慈画作，以及不同时期孙多慈的老照片。



1930年，三十五岁的徐悲鸿继任国立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美术教授。

4月，徐悲鸿发表《悲鸿自述》，详述了他的个人经历，“悲鸿生性拙劣，而爱画入骨髓，奔走四方，略窥门径……”徐悲鸿以为自此以后，人生不再有大的变化，因此在文章中，他极力把自己做一个阶段性的总结，“吾乐吾道，忧患奚恤，不惮词费，追记如左。”但人生轨迹的发展，恐怕并不能为他自己所左右。

这一年的秋天，一个叫孙多慈的少女闯入了他的眼帘。

“慈学画三月，智慧绝伦，敏妙之才，吾所罕见。”仅仅两个月后，徐悲鸿就对这位十八岁的安庆姑娘，发出了异乎寻常的赞赏。

当然不仅仅是赞赏，还有许多无尽的爱恋。这之后，徐悲鸿一直陷入不能自拔的感情纠葛之中。“燕子矶头叹水逝，秦淮艳迹已消沉。荒寒剩有台城路，水月双清万古情。”冬夜，寒风在南京街头肆虐，徐悲鸿独自坐在画室里，灯火幽暗，心绪浮沉，一首《苦恋孙多慈》，由他心灵深处汨汨淌出。

一段师生奇恋，在中央大学，在南京，在美术界，在全国，纷纷扬扬生起。

“夜来芳讯与愁残，直守黄昏到夜阑。绝色俄疑成一梦，应当海市蜃楼看。”八年之后，在香港，这段乱世之恋依然没有结果，寥寥二十八个字的《怀孙多慈》，将大师心中的愁苦，一倾而出。

“浙东紧急，当然慈甚可恶，但因缘既绝，从此萧郎是路人，只好不想到她算了。”徐悲鸿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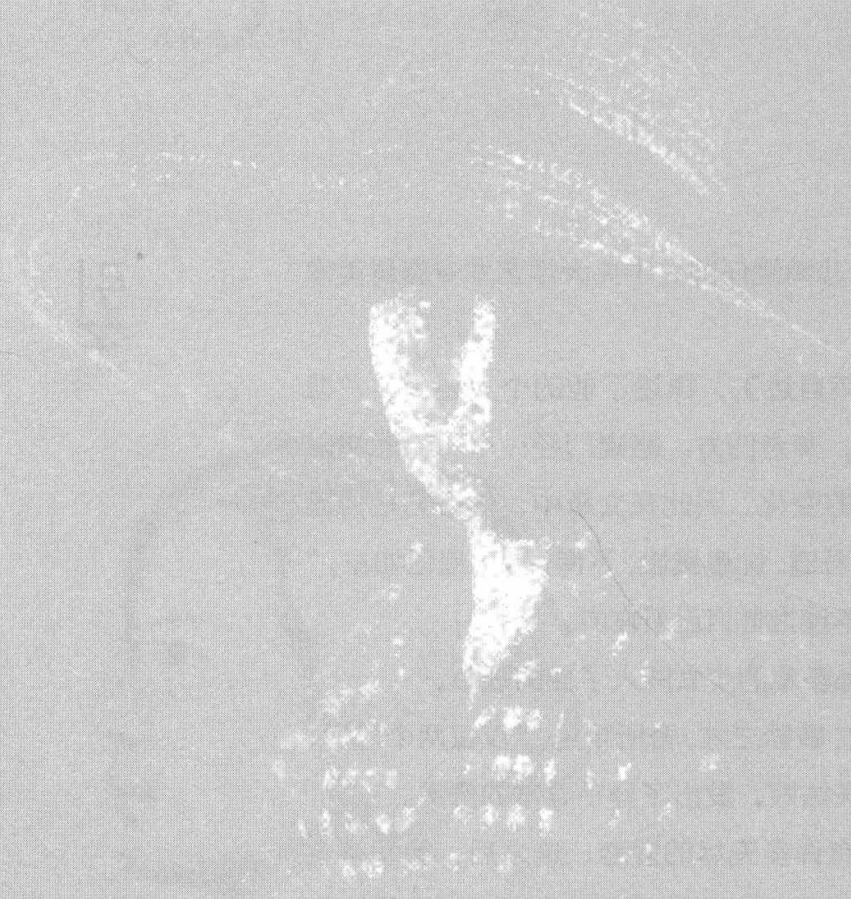
“慈之问题，只好从此了结（彼实在困难，我了解之至）。早识浮生若梦而自难醒，彼则失眠，故能常醒。”徐悲鸿又说。

“弟尚幸留其作品不少，便用慰藉此后半生矣！”徐悲鸿还说。

多少相思，多少愁苦，多少无奈……

孙多慈，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奇女子，居然能让一代美术大师如此揪心？

要介绍孙多慈，就必须从徐悲鸿所说“面貌似为吾前生身之冤仇”的孙多慈父亲孙传瑗说起。



目录

引子

- 一、晚清斗士孙传瑗…1
- 二、安庆街头美少女…13
- 三、家有变故…27
- 四、旁听国立中央大学…44
- 五、打动徐悲鸿…57
- 六、恋爱倾向…70
- 七、有心做媒…82
- 八、台城月夜…95
- 九、天降不测风云…107
- 十、图画满分…120
- 十一、闺中密友…135
- 十二、四川同学屈义林…148
- 十三、天目山采红豆…159
- 十四、第一本素描集…170
- 十五、蒋碧微：我容不了她…182
- 十六、出国未果…197

徐悲鸿《女画家孙多慈》

| 布面油画

| 画布

| 132cm × 107cm

| 作于 1936 年



孙多慈自写像，作于1935年前后。
刊《孙多慈描集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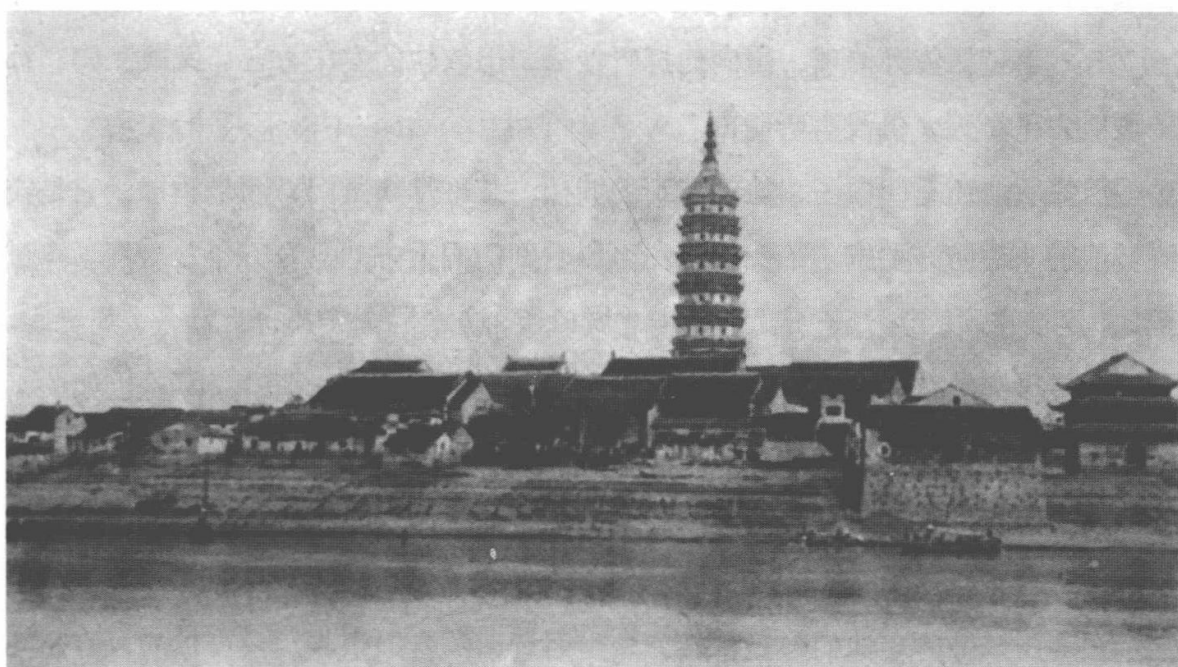
- 十七、三个人的苦夏…210
- 十八、人生转折的1935…220
- 十九、乙亥孟冬画展…235
- 二十、暗中资助…247
- 二十一、教英语的小白脸…261
- 二十二、1937，徐悲鸿安庆行…275
- 二十三、逃亡的日子…289
- 二十四、与许绍棣…305
- 二十五、爱情动乱…318
- 二十六、不想分手的分手…333
- 二十七、丽水婚事…350
- 二十八、浙之水，渝之山…362
- 二十九、南京的晚霞…375
- 三十、隔海相思…392
- 三十一、吾尽力以搜求…403
- 三十二、最后的烛光灭了…418

一、晚清斗士孙传瑗

远远看到省城安庆高高城门楼时，孙传瑗和他身后的孩子们，个个都发出了惊喜的叫声。六七天的长途跋涉，穿过这道城门，就算是到达目的地了。

老街叫荷仙桥，荷仙桥架在碟子塘上。传说当年张果老带着何仙姑，就是在这桥上升天的。窄窄的麻石条路，街道两旁各色店铺，一家挨一家。与寿州老城相比，这里的老街，显得杂乱，也显得繁华。

长长的一支队伍，都是半大孩子，有四十多人吧。只有两位带队的年龄稍大一些，但也大不了多少，顶多六七岁的样子，甚至还不到。无论是孩子还是大人，都有一个特别，就是脑后少了根辫子，空荡荡的，还真不习惯。



当年安庆是安徽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，也是许多革命志士向往的地方



徐悲鸿所说“面貌似为吾前生身之冤仇”的孙多慈父亲孙传瑗。孙多慈作，刊《孙多慈描集》

沿街店铺的老板、老板娘都把头伸了出来，好奇地打量着他们。这帮操着北方侉子腔的孩子们，个个筋疲力尽，似乎戳一指头就会倒下去。他们到省城干什么来了？

有好事者拦住孙传瑗，想向他打听什么，但软软的安庆方言，既快又碎，孙传瑗努力了半天，仍没有听明白。

但最后他还是明白了，他们看到的城楼，并不是集贤门，而是堑楼，它是安庆城池的头道防守要塞。抬头向上，可以看到门洞上方“盘石万年”楼额。穿过堑楼，走接官厅，走厉坛，走吊桥，走北城口街，这才是安庆城的北门——集贤门。

孙传瑗突然有所醒悟，这十来天在自己身上突变的这一切，是不是也如此，需要一步步向前深入，才能达到最后的目的地？

他实在太累了，从寿州城出来，带着这帮孩子，已经走了一个多星期了。

这是清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）晚秋的一个傍晚。

在寿州，孙传瑗他们孙氏家族，是声名远播的名门望族。六百年前，寿州孙氏始祖孙鉴与孙铠二公，由山东迁至“东据淮河，西扼淝颍”的寿州城，安居在

双桥镇一个叫孙厂的村子，传至第十代，光绪年间，孙氏家族风生水转，一下子涌出许多在全国都叫得响的人物。其中最出名的有两位，一位是咸丰己未科一甲一名的孙家鼐，另一位便是同盟会骨干成员的孙毓筠。

孙家鼐一路青云，官做到都察院左都御史、工部尚书，人称“寿州相国”。后又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，命为管学大臣，主持创办京师大学堂——也就是现在在北京大学的前身。传说他家的大门上，曾挂有一副对联，上联为“门生天子”，下联为“天子门生”。这个才学，这个气派，在寿县，在安徽，又能找出多少？但孙家鼐的家规极严，在孙家，男子十六岁之前，不许穿丝绸，不许穿皮毛；男子的行为举止，须以《礼记》为准则；如发现偷、抢、奸等行为，家族内部会给予严厉惩处。

孙毓筠虽也是秀才出身，却一身武气，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），他东渡日本求学，在东京加入同盟会。次年被派回国，参与密谋新军起义。年底，因与杨卓林、陈陶遗、段云、权道涵等，谋刺两江总督端方，被人告密被捕，关押五年。如此量刑，当然是看宰相孙家鼐的面子：毕竟也是寿州孙氏之后，毕竟是孙家鼐的侄孙，而两江总督端方与孙家鼐，又有割不断的师生之情。南京光复后，孙毓筠恢复自由，任江浙联军总部副秘书长。1912年3月，又出任安徽第一任都督。此是后话。

还有两位寿县孙氏之后，在中国经济界极具实力，他们便是孙多森和孙多钰。

孙多森虽然光绪十一年（1885）中秀才，继为贡生，后来还拿钱捐了个候补同知。因为是候补，实职遥遥无望，索性调整思路，走上了经济强国之路。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）2月，他在上海创办阜丰面粉公司，自任总经理。这也是中国第一家华商面粉厂。后又出任北洋政府国家银行事务所会办，并筹办中国银行。次年4月，出任中国银行首位总裁。翌年，创办中孚银行，任总经理。

孙多钰走的则是科学兴国之路。光绪二十五年（1899），孙多钰远赴美国留学，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）入康奈尔大学工科，学习铁路工程，毕业时授工科学士。十年后，孙多钰学成回国，次年学部考试，名列最优，赏工科进士，后授翰林院检讨（掌修国史之官）。先后任吉长铁路工程局督办、宁湘铁路工程局局长、沪宁铁路管理局局长等职。1923年任北洋军阀政府交通部次长兼中

孚银行总经理。

孙氏家族目前排序的二十个辈分是——

士克祖家传

多方以自全

同心仰化日

守土享长年

孙传瑗，号仰遽，字养癯，生于光绪十二年（1886），他们这一支的延续为：孙蟠（士字辈）—孙克佺—孙敬祖（祖字辈）—孙家湘—孙传瑗。在孙氏家族中，孙传瑗属小房之后。小房出大辈，他的辈分“传”在谱序中排第五。孙家鼐是长者，高他一辈。孙毓筠名多琪，字竹如，号少侯，和孙多森、孙多钰一样，要低孙传瑗一辈。

从小受孙氏家族的影响，孙传瑗对科考充满敬仰，他最大的理想，就是能和孙家鼐一样，通过科举考试，青云直上，光宗耀祖。但作为有抱负的年轻人，身处晚清时代，山雨欲来，政治动荡，又不能不激情如火，热血沸腾。在这方面，孙毓筠又是他仰慕的英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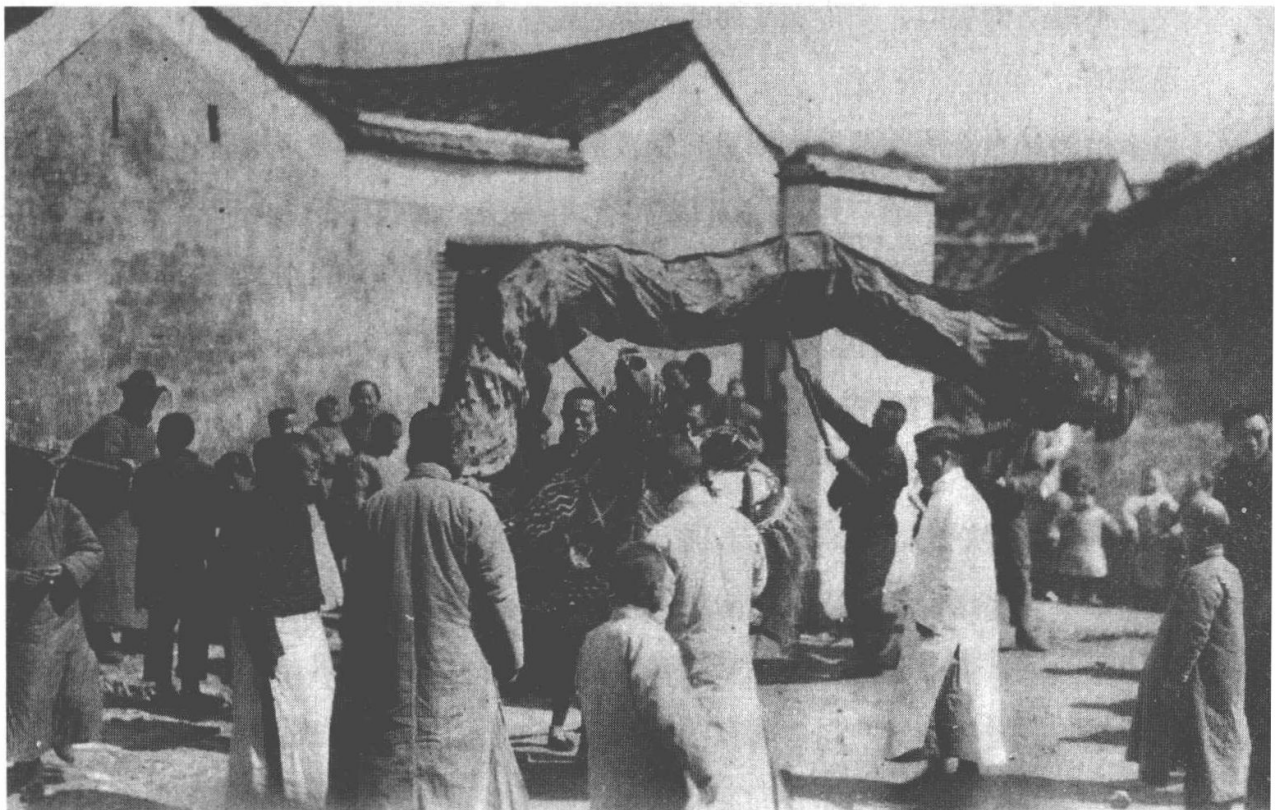
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）5月，孙多森在寿州城南街楼巷创办私立阜财高等学堂，首批招收七十五名学生。此举在寿州引起轰动，也让孙氏家族另一位传奇人物，三十三岁的孙毓筠突然意识到，自己年龄正一年年老去，而要完成拯救中国之大任，更多希望，是在下一代的身上。一贯不满足于平静生活的孙毓筠，当即做出了让族人大为震惊的举动，他将家产变卖，所得钱款，租借北街僧格林沁祠旧址，于次年2月，创办了寿县第一所新式学堂——蒙养初等学堂。当年，学堂招收九十名学生，孙毓筠自任堂长。虽身为堂长，但孙毓筠并不大关心学校事务，而是同张树侯、柏文蔚等激进人士，在寿州城内改良藏书楼，成立“阅书报社”“强学会”等团体，向民众灌输新思想、新知识。同时组织“天足会”，鼓动年轻女子放足，回归人性。

也就是这个时候，年仅十八岁的孙传瑗，不顾父母反对，毅然决然投奔到孙毓筠麾下，到蒙养学堂当了一名国文教师。

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），孙毓筠追随留学热，又东渡日本求学，寿州城的蒙养学堂，便交由孙传瑗等几个年轻教师当家。

孙毓筠一走，柏文蔚也离开了寿州，赴南京任第九镇二十三标二营管带。轰轰烈烈的寿州城，似乎一夜间就冷静下来了，蒙养学堂也归于沉寂。孙传瑗坐不住了，同事汤葆明也坐不住。汤葆明年龄略长，但思想比孙传瑗还激进，到蒙养初等学堂来教书，就是冲着孙毓筠过来的。两个年轻人志同道合，就商量着要弄出些什么事情来。想来思去，眼睛一亮，同时喊出了“剪发”的主张。

“断发易服”起于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），当时康有为上递奏折，请求断发易服，维新变法。但此举遭到守旧者的强烈反对。而男人脑后的那根辫子，剪



20世纪20年代，安庆街头的舞龙灯表演

与不剪，到最后，甚至上升到是否拥护革命的具体态度。

光绪末年，寿州城虽然涌现大量革命志士，但毕竟还是千年古城，民族认同和文化记忆，依然有自己的顽固和僵化。在这里进行“断发易服”行动，其后果，可想而知。

但孙传瑗和汤葆明依仗他们的年轻，还是实施了他们的“革命”之举。

开课前的例行操会，学生们都集中在祠堂前进的院子里。现场气氛十分凝重。孙传瑗和汤葆明，不言传，只身教，身后辫子甩到胸前，左手相握，右手执剪，略微一使力，拖在脑后十多年的辫子，便不再是身上的赘物。“剪辫是身体解放的第一步，身体解放才有思想解放，思想解放才能有革命党人的事业。”如此慷慨激昂的鼓动，立刻引发出学生们强烈的情绪。

“老师我要剪！”

“老师，先剪我的！”

“先把我的辫子剪掉！”

不到半个小时，除个别年弱和胆小者外，蒙养学堂里的学生，个个身后都空荡荡的。

虽然身为人师，但相比学堂高年级学生，孙传瑗也只略年长，仍然还是个毛头孩子。一时冲动的“剪发”，虽图得一时畅快，但随后在寿州城引发出一系列反响，以至于蒙养学堂不得不关门停办，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。

从“剪发”风波的那天中午起，就不断有学生家长到学堂里来，斯文些的，平心静气向他们讨要说法，蛮横些的，指着他们的鼻子破口大骂。也有些家长抱着孩子的头只知道痛哭。还有些以此为借口，追着孙传瑗他们要求经济赔偿。年龄稍大些的学生，不满家长的保守思想，犟着脖子和他们对抗。也有开明士绅出面帮忙做安抚工作，但更多的是保守的地方长老，也不说话，抱着双臂，就在一边看笑话。整个蒙养初等学堂乱成一团。孙传瑗和汤葆明，深深体会到了“度日如年”的滋味。这中间，既有对世俗压力的愤恨，也有对世俗压力的无奈。

经过两日的思考，他们决定带学生投奔省城安庆，为他们的革命理想，寻求明确的前进方向。